

汉代文士浮沉

赵敏俐——著



萧何、张良、贾谊、晁错、董仲舒、

司马相如、司马迁、

扬雄、班固、张衡、蔡邕……

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时代，

知识分子如何抗衡历史的命运？

版集团
出版社

汉代文士浮沉

赵敏俐——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代文士浮沉 / 赵敏俐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5143-5036-4

I. ①汉… II. ①赵… III. ①知识分子—生平事迹—
中国—汉代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24748 号

汉代文士浮沉

作 者: 赵敏俐

责任编辑: 赵 熙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7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5036-4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录

引 言	001
第一章 楚汉角逐之际的文士	006
1. 策士风采的回光返照	006
2. 走上历史舞台的新兴文吏	012
3. 渴望改变命运的儒生们	019
4. 张良：一个运筹帷幄的智者	026
第二章 不尚文采的岁月	034
1. 黄老政治的杰作	034
2. 一个天才的陨落	040
3. 站在祭坛上的晁错	048
4. 谋食于藩国的文人集团	054
第三章 “独尊儒术”的时代	062
1. 儒学在艰难中成长	062
2. 董仲舒的际遇	068

3. 春风得意的儒生	076
4. 辞赋倡优的苦恼	084
第四章 文章西汉两司马	092
1. 风流倜傥的才子	092
2. 壮观无比的《子虚》《上林》	098
3. 赋家之心，苞括宇宙	105
4. 一个伟大史家的人生悲剧	110
5. 续《春秋》之旨，建圣人之业	118
6.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126
第五章 宦海中的沉浮	134
1. 人才济济	134
2. 砥砺名节	146
3. 时势幸会	156

第六章	浩荡的文人队伍与经学运动	166
1.	生命，消失在青灯黄卷之中	166
2.	讖纬，一条走向神秘的邪路	175
3.	大师，在经学阐释中出现	188
第七章	扬雄、班固与张衡	203
1.	“少而好赋”的扬雄	203
2.	追踪史迁的班固	212
3.	文理兼通的张衡	223
第八章	党人、逸民、独行与文士	232
1.	清议之风与党锢之祸	232
2.	隐逸与独行的文人	242
3.	名列史书文苑的文士们	253
后 记		262

引言

“士”是中国古代一个有着特殊指称的概念。对此，今人已经有了相当充分的研究。^①本书所说的文士，大致可以概括为两汉时代有一定文化知识、以读书仕进为主要人生目标的社会群体，包括今人常说的文人、儒生、文吏，也包括一些“另类”，如一些独行之人和隐逸之士，他们虽然不以仕进为人生主要目标，但仍然是那个时代的读书人，而且其人生轨迹也与之息息相关。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从哲学、思想等学理层面上对这一群体进行解剖，而是想要通过对这一群体人物生平事迹的描述，来探讨他们的人生命运。在我看来，研究历史的目的不仅仅是要探讨那些所谓历史发展的规律，研究那些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问题，还要探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群在当时怎么活着、他们的精神状况如何、活得是不是幸福等问题。这应该成为当代历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因为，追求幸福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

自战国到秦汉之际剧烈的社会变革，几乎改变了当时所有人的命运。作为从周代社会士阶层演变而来的文士，其身份也随着社会的变革而多样化，他们投身于社会实践，或为纵横家游说人主，或为阴阳家谈天说

^① 代表性的著作：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蜕化》《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于迎春《秦汉士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地；或如荀子讲学稷下，或如庄子世外隐居。乱世使他们的生活变得动荡不安，也给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与机会，有利于施展其聪明才智并张扬个性。秦汉大一统把他们纳入一个新的秩序井然的社会，让他们重新在这个社会中寻找自己的位置，适应新的社会角色，谋求自身的发展。从西汉初年到东汉末年，在四百多年的历史当中，他们又是怎样地认识自己，是否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们的命运又是如何呢？通过《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相关各类文献的记载，我们发现，在两汉社会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他们不断地调整着自己，为适应社会而生存，为实现理想而奋斗。他们的人生之路也并非那么平坦，命运同样充满坎坷，同样丰富多彩，有悲剧，有喜剧，有痛苦，有欢乐，展现着社会的复杂和人性的多样。

大体来讲，我们所说的两汉社会文士，是以文吏和儒生为主的社会群体（当然还有一些可以称之为“士”的其他“文”人）。所不同的是，文吏的人生目标主要是直接从事社会行政服务与管理，而儒生则以传承知识和文化为己任。本来，这两种职责在周代社会都是由世卿世禄的贵族，即士大夫来承当的。可是，随着封建宗法制社会的解体和皇权官僚专制社会的建立，世卿世禄的贵族士大夫不复存在，王朝却需要一大批行政管理者为之服务与效忠，文吏应运而生。其上者跻身于官僚，下者从事各种庶务，他们都可以统称为“文吏”。而儒生作为文化知识的传承者，与从事实际行政管理等工作逐渐脱离。在“以吏为师”的秦代，其社会地位逐渐沦落。汉承秦制，文吏在汉初仍然从事社会行政管理工作，甚为得志。而儒生们由于缺乏从事实际管理工作的能力，不被看重，其社会地位仍然不高。他们想在这个社会继续生存下去并获得很高的社会地位，必须将自己的文化知识转化为一种从政的本领。不过，随着大汉制度的逐渐稳定和发展，社会对于文吏的要求也在提高，他们不但需要

很强的从政本领，更需要有高尚的文化关怀。这促使了儒生和文吏的合流，最终形成了以“读书仕进”为主要人生模式的文士群体。一种社会制度一旦得以形成，就成为左右人生命运最为强势的力量。

简言之，所谓“汉代文士浮沉”，也就是这些儒生、文吏们如何面对、抗争、顺从或适应这一社会制度的过程。从历史发展的大势来讲，这似乎是一个需要文士们被动接受的过程。但是，制度本来也是人的创造，也需要不断改进。更何况，作为推进这一制度建设向前发展的社会群体，文士们也要借机展现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人生与社会理想。从这一角度来讲，又是一个文士们主动积极地参与改造自己命运的过程。汉代文士浮沉，就在这种主客体之间的双向互动中展开。这一过程，虽然没有像武士们在战场上刀光剑影般惊心动魄，却同样不乏引人入胜的故事；虽然没有产生纵横捭阖式的乱世英雄，却也不乏文采风流的名人雅士。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他们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两汉文士的人生百态，看到他们在汉代官僚政治制度下一步步成长的历史。他们从楚汉战争之时步入汉代这个历史大舞台，以萧何、曹参、张良、叔孙通、陆贾等人为代表，最初以文吏和儒生等不同的身份参与了汉代社会制度创建，皆有大功于世。以贾谊、晁错、董仲舒等人为代表的新一代文士，或以儒生而从政，或以文吏而建功，或以传经而名世。他们虽然再也没有开创独成一家的诸子之学，却成功地将先秦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经验整合成适应大汉帝国建设的思想文化资源。以司马相如、司马迁为代表的史家与辞赋家，则用他们的生花妙笔，写出了大汉帝国的宏伟与气魄。这是汉代文士们在从汉初走向汉武盛世过程中为帝国建设所做的杰出贡献。从此以后，汉代官僚政治制度逐渐完善，文吏和儒生逐渐合流，一个全新的文士群体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们兼有文吏与儒生二者之长，“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治”（《汉书·循吏传》），汉武时代，其代

表人物为公孙弘、倪宽。昭帝之后，“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将相则张安世、赵充国、魏相、丙吉、于定国、杜延年，治民则黄霸、王成、龚遂、郑弘、召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严延年、张敞之属，皆有功迹见述于世。参其名臣，亦其次也”。自宣帝以降，到东汉中期，是汉代文士们在政治舞台上的黄金时代，留名青史。

然而，即便是这些活跃在两汉社会舞台上的杰出文士，他们的个体人生也并非完满。萧何曾被下狱，张良导引辟谷，贾谊年少早夭，晁错腰斩于市，董仲舒遭人陷害，司马迁身受腐刑。在他们共同遭遇的背后，我们又看到了专制社会中皇权的可怕、制度的冷酷和作为个体的人的渺小。由此，对于这些汉代文士而言，人生的幸福，也许并非仅仅是事业成功，更是心灵的充实和人格的完满。因此，当大汉帝国的政治制度渐趋稳固，其专制弊端也日益显现的中后期，如何在现有的制度中实现自己的世俗追求并完善个体的人格，便成为汉代文士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为了实现从政理想，汉代文士们需要掌握从政能力，同时加强自己的文化修养，只有如此，方能在宦海浮沉中占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如何在无情的制度、强大的皇权和名利诱惑面前坚持自己的个人操守，对他们而言同样是一场人生的考验。满腹才学的扬雄，因为不善于阿谀奉承而多年不得提拔，晚年撰《剧秦美新》称颂王莽，不免受后人批评。班固因《汉书》而青史留名，晚年却冤死狱中，其起因则是其依附权贵并教子无方，其人生不免留下遗憾。至若马融，困难耐饥困而投身权贵，虽才高博洽，志得意满，终因大节有亏而受人鄙视。唯一的例外也许是张衡，他文理兼通，更有治国之才。其名节所以得到保全，名声传于后世，概因其淡泊名利，不事逢迎，而又能见机而退，成为那个时代文士

中的幸运者。其不幸者则莫过蔡邕，少年博学，多才多艺，但生当汉末乱世，得罪宦官，不得不亡命江湖。晚年受董卓胁迫而再任高官，后来竟因为董卓之死的一声叹息而被外戚王允所杀，令人感叹不已。通读《汉书》和《后汉书》，我们会发现，这两部史学名著在记载汉代文士命运的同时，特别着重记载他们的个人品行，而且往往把他们的人生命运与个性节操紧密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后汉书》，为此而专列《党锢列传》《文苑列传》《独行列传》《逸民列传》，其中所记人物，大多数都是既没有很高社会地位，也没有突出功业建树的普通文士，他们之所以被史官写入正史，就因为在张扬个性和坚守个体人格方面有过人之处，论节操有李膺、陈蕃，说隐逸有严光、梁鸿，重友情有范式，安贫乐道有范冉，特立独行有赵壹，恃才傲物有边让。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这些人的命运大都坎坷，有些甚至为坚持自己的个性节操而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受到后人的尊敬。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实现了大一统的繁荣时代，也是文士阶层正式产生的时代。汉代文士的故事及其命运因此也被后人所关注。在他们的故事背后，则是那个时代丰富多彩的历史，还有他们对自身价值的主动追求。从汉末算起，这些人物的故事距离我们今天已经过去了1800年，但是，汉代文士如何参与汉代社会发展，如何实现自己人生价值追求的过程，却仍然具有现实的启示与借鉴意义，他们或悲或喜的人生命运，也特别值得我们深思。既然如此，就让我们共同走进历史，去重温这些汉代文士的故事，去领略他们的人生风采。

第一章 楚汉角逐之际的文士

秦王朝的统一结束了战国数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这本是民心所向，但是秦王朝以严刑峻法、横征暴敛的方式进行统治，又迅速丧失了民心。那个才能不及中人的陈胜在大泽乡振臂一呼，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转而攻秦，天下便云集响应，转瞬间秦王朝便土崩瓦解了。紧接着，各路英雄逐鹿中原，又展开了一番争夺天下的激战。时代呼唤着能够重新统一天下的明主，同时也呼唤着辅佐明主的各种人才。“焚书坑儒”的苦难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文士们又有了施展自己才智的广阔天地。在刘邦、项羽争夺天下的战争中，他们自然不甘寂寞，也要在这重大的历史变革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同时塑造一个新的自我。

1. 策士风采的回光返照

在六国纷争的战国时期，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策士们曾风光一时，他们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游说诸侯，便可以由布衣而为卿相。但是这种平步青云的时代随着秦王朝的统一而结束，纵横策士们就再也没有了自己的用武之地。秦王尚刑法，儒家的诗书固然在排斥之列，纵横家的权变之谋同样也不适合其用。于是，那个好奇计的居鄆人范增不得不长居于家，那个善为长短说的范阳辩士蒯通也只能埋名于民间。但

是，当天下英雄们随着陈胜造反纷纷而起的时候，这些策士们也跟着活跃起来了。他们重操旧业，摇唇鼓舌，各投其主，出奇计，设权谋。于是有投奔项羽的范增、蔡生（一说韩生）、安期生，^①投奔刘邦的酈食其、陆贾、袁生、隋何、颉生，还有先游说项羽不成，转而又游说田横、韩信的蒯通，给萧何出谋划策的鲍生、汝阴侯滕公的门客薛公，好依附权贵、游说过季布的楚国辩士曹丘生，以及曾为淮南王黥布相的平原君朱建等。这些人的智慧有高下，能力有大小，有的人长于权谋，有的人长于游说，他们所依附的人主不同，事亦有异，或成功，或失败，然而无论如何，他们的言行都被时人所关注，亦可谓一时间的风云人物。

在这些纵横策士当中，第一个应该提起的自然是个已经有七十岁高龄的居鄆（今安徽省巢县东北）人范增。这个“好奇计”的策士与同时代的其他人一样，在秦王朝的统治下无用武之地，只好“素居家”中。但是时光的流逝并没有消磨尽他那颗老当益壮的雄心，他终于在迟暮之年苦苦地盼来了施展抱负的时刻。他不顾年事已高往投项梁，以自己对天下形势的深刻分析，一开始就得到了项梁的尊重和信任。当时陈胜刚刚被杀，秦将章邯的大军来势凶猛，而项梁的兵力还远不如陈胜强大。如何举起一杆有号召力的大旗，重新组织一支强大的队伍来对抗秦军，这正是项梁、项羽起义成败的关键时刻。范增选择此时投奔项梁，显然对时局有着深刻分析，又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一见面就对项梁说：“陈胜的失败理所当然。秦王朝吞并六国，楚国是最无辜的。自从怀王死在秦国之后，楚人到今天还怀念他。所以楚南公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现在陈胜首先起义，不立楚王的后代而自立为王，自然不能长久。今日

^① 《史记·田儋列传》：“蒯通者，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通善齐人安期生，安期生尝干项羽，项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项羽欲封此两人，两人终不肯受，亡去。”由此段记载看，此安期生乃纵横策士，而不是当时人传说的神仙安期生。

您起兵江东，楚国蜂起之将都来投奔，就是因为您家世代都为楚将，能够重新拥立楚国后代为王的缘故。”显然，这话及时为项梁指出了迷津，可使他在陈胜死后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抢占先机，因而让他大为赞赏。当时楚怀王有个孙子名叫心，已经沦落为民间牧羊人，项梁派人把他找了回来，重新立为楚怀王，以从民望。同时把投靠他的陈婴封为上柱国，以稳定军心。他自己则号称武信君，广招兵马。数月之后，军力大振，大破秦军于东阿、濮阳、定陶等地，斩李由，攻外黄。其后项梁虽然因骄傲而败死，但是楚人已经成为反秦起义中最为重要的一支力量。而范增也因此得到项羽的尊敬和信任，尊称为亚父，成为营中最为得力的谋士。

范增在楚汉战争中究竟为项羽出过多少奇谋，历史上已经无详细记载。但是在鸿门宴上差点置刘邦于死地，着实让刘邦领教了他的厉害。以后为了防范起见，又把刘邦封在蜀地，并把三员秦朝降将封在秦地以阻止其出蜀，也是范增的主意，可见他在项羽军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楚汉相距荥阳，刘邦军中缺粮，内心惶恐，想与项羽讲和，愿意退守到荥阳以西，这时候也是范增力劝项羽，不要放过这个消灭刘邦的机会，乘势抓紧了对刘邦的进攻。正因为如此，刘邦也把范增当成心腹大患，用陈平的反间计挑拨他与项羽的关系，引起项羽的怀疑，慢慢地夺去了他的权力。范增因此而大怒，知道项羽难成大器，愤而辞归，路上发病而死。而项羽自从失去了范增这个唯一可以信赖的谋士之后，两年后也就兵败身亡了。^①

范增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在那个“竖子不足与谋”的项羽身上，最终愤愤而死，这无疑是他人生的悲剧。但是他以七十岁的高龄投身于

^① 范增之事，见《史记·项羽本纪》。

逐鹿中原的秦末乱世之中，并且做出了一番辅佐项羽以成霸王的伟业，从另一角度来讲也不能不说是他人生的成功。他以自己的行动说明，纵横策士们在楚汉战争中仍起着重大作用，展现着聪明才智。他也让后人看到了他们那种不甘寂寞的进取胸怀，并因此而留名青史，受到后人的敬仰。据《史记集解》引《皇览》说：“亚父死后，被埋葬在庐江居巢县城东，居巢廷中还有一口亚父井，吏民们都到居巢廷上祭祀亚父。居巢县的长官初来上任，都要祭祀他之后才能从政。以后又在城东建立祠庙，至今祭祀他。”人们对他的这种怀念，恐怕是连项羽也不曾得到的。

如果说，范增是楚汉战争中策士的代表，酈食其则是说客的典型。酈生本为陈留高阳（今河南杞县西南）人，好读书，家贫落魄，没有衣食之业，只好为里中监门小吏，然而县中豪杰谁也不敢役使他，县里的人都称他是狂生。

陈胜、项梁起兵之后，手下诸将到过高阳的不下数十人，酈生听说这些人见识浅陋，听不进大度之言，就躲藏起来。后来听说刘邦带兵略地，到了陈留郊外，他手下有个骑士正好是酈生邻居的儿子，沛公常常向他询问邑中有哪些豪杰贤俊。等那个骑士一回来，酈生就对他说：“我听说沛公傲慢轻人，有大智大略，这正是我愿意辅助的人。可惜没有人为我介绍。你如果回去见沛公，就对他说：‘臣的邻里有一个酈生，年纪六十多岁，身長八尺，别人都说他是狂生，但是他自己却不这样认为。’”骑士说：“沛公不喜欢儒生，他经常把儒生的帽子摘下来，往里面撒尿。与人说话，经常开口骂人，不能和他说是儒生。”酈生说：“没关系，你给我说就是了。”沛公到了高阳传舍，派人召酈生，酈生进去谒见刘邦，刘邦坐在床上，两个女子正给他洗脚。酈生长揖不拜而问：“足下是想帮助秦国攻打诸侯呢，还是想要率领诸侯打败秦国呢？”沛公骂他说：“竖儒！天下百姓受秦人之苦已经很久了，你怎么说我要帮助秦国来攻打诸

侯呢？”酈生说：“您要是真想召集义兵进攻无道的秦国，就不应该这个样子会见长者。”沛公听了这话，知道来者不俗，马上停止洗脚，穿好衣服，请酈生坐上座，向他道歉。于是酈生开始谈六国纵横之策。沛公大喜，亲自陪他吃饭，并问他计策。酈生说：“足下率领纠合之众，散乱之兵，不满万人，想要径取强秦，这就好比探头虎口一样。你没有足够的军队粮草，怎么能和秦人争强？陈留是天下的要冲，四通八达之地，现在城里又多积粮草，你为什么不及时占领？臣与陈留县令很好，请让我前去游说，让他投降。如果不成，您就攻城，我为您做内应。”

一席话说得刘邦大喜过望，于是就派酈生前去游说，自己随后发兵，一举攻下了陈留。^①酈生也因此大得刘邦信任，被封为广野君，成为得力

① 酈生见刘邦这段传奇的经历，司马迁在《史记·酈生陆贾列传》中提供了两个版本，一个如上所述，另一个说，酈生初见刘邦并不是由邻里骑士引见，而是自上军门，对谒者说：“高阳贱民酈食其，听说沛公辛苦征战，率兵助楚征讨不义，敬烦使者通报，就说我想见他，与他商量天下大事。”使者进去通报，刘邦正在洗脚，就问使者：“那个想见我的人什么样？”使者回答说：“看样子像个大儒，穿儒衣，还戴着一顶高山冠。”刘邦说：“请为我辞谢他，就说我正在忙着天下大事，没有时间见儒生。”使者出来对酈生一说，酈生大怒，瞋目按剑呵斥使者说：“快给我进去，再跟沛公说，我是高阳酒徒，不是儒者。”使者感到害怕，来不及通报就跑了进去，对刘邦说：“来客乃是天下壮士，他呵斥臣，让臣害怕，忘了通报，他让我再来对您说，你老子是高阳酒徒。”沛公于是马上擦好脚，拿起矛说：“请客人进来！”酈生进来后，只是傲慢地一揖，对沛公说：“足下够辛苦的了，暴衣露冠，率兵帮助楚国征讨不义，听说我来了为何不感到高兴？臣愿以事相见，你却说：‘我正忙着天下大事，没有时间见儒者。’足下想要兴天下大事而成天下大功，却以外貌来取人，不怕失去天下的能人吗？更何况让我来猜度，足下的智慧不如我，勇敢也不如我。您想打天下却不见我，我真为您可惜。”刘邦马上赔礼说：“刚才只听说您的外表，现在知道您的用意了。”于是请他上座，问他如何取得天下。酈生于是向刘邦讲述攻取陈留的意义。刘邦听从了他的主张。于是酈生当夜就去见陈留县令，对他说：“现在秦国无道，引起了天下人的背叛，足下顺从天下大势就能成大功。而今独独为暴秦坚守一座孤城，臣实在是为足下的安危而担忧。”陈留县令说：“秦法严酷，你可不要乱说，乱说者要被杀头。您所说的话不合我意，请不要再说了。”酈生看游说不能成，就在那里住了下来，半夜时分斩下了陈留县令的头，越过城墙回报刘邦。刘邦于是发兵攻城，把县令的头悬在长竿上给城里人看，并且说：“你们要快快投降！县令已经被斩首，谁要是后投降就先杀死谁！”此时陈留人看到县令已死，就都投降了刘邦。刘邦驻守在陈留南城门上，用陈留县的武器装备军队，吃用这里的粮草，休整三个月，招兵上万人，为西行入秦奠定了基础。

的说客，驰使诸侯，先后游说秦将、魏豹等。^①当楚汉相距之时，又是他劝刘邦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城皋之险，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马之津。接着，他又前去游说齐王田广，使田广归顺刘邦，不费一兵一卒，就降服了齐地七十余城。

不幸的是韩信听从蒯通之说，在齐人已经不再设防的情况下抢攻齐地，使齐王田广误认为是酈生出卖了自己，就把他烹了。汉兴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刘邦推举列侯功臣，思念酈生，封他的儿子为高粱侯。

酈食其本是读书出身，但是他显然不是那种死读诗书的纯儒，或者，他原来所读之书也许就不是儒家著作，而是纵横策士之说。他虽然服儒衣、戴儒冠，却不遵守礼节，而是一个“狂生”，自称“高阳酒徒”。他见了刘邦长揖不拜，敢说刘邦智勇都不如他。他虽穿儒服却身佩宝剑，关键时刻还敢动手杀人。这种狂态，也许有失儒者风范，却正体现了自战国以来的士人高扬个体意识的风采，表现了那一代士人投身社会变革的积极态度和敢于驰说的自信精神。在他的身上，我们看不到后世儒者那种诚惶诚恐、唯唯诺诺的拘谨之态，颇有敢作敢为的大丈夫气概。他生逢秦末乱世，虽然当时已六十多岁，但仍不甘寂寞，凭着自己的智慧审时度势，仗着三寸不烂之舌四处游说，并且建立了不朽的功勋。酈生的死是个悲剧，他成了韩信扩张势力的牺牲品，被齐王田广活活地烹死。但即便如此，他仍无所畏惧，临死前不愿在田广面前乞求告饶，大义凛然，表现了自己的英雄气节。

从陈胜、吴广起义到刘邦消灭项羽，前后不过八年，这对于当时的纵横策士们来说，时间未免太短了点。历史没有再给他们更多的机遇，战国时代纵横策士们事业辉煌的日子毕竟过去了。可是，以范增、酈生

^① 此事见《史记·高祖本纪》《魏豹彭越列传》。